





墓銘舉例卷之三

長洲王行止仲

墓銘書法既舉韓文爲之例而取李柳歐尹曾王蘇朱八  
家之文廣之矣復因閱諸文集值有可爲例者或一或二  
隨而舉之而輒實之又所以廣九家之例也以所錄先後  
爲次不以其<sup>一無</sup>人之先後爲次者所值不可預期而錄之  
蓋未有<sup>一無</sup>已也

陳后山三首

墓銘一首 墓誌銘一首

墓表一首

魏嘉州墓銘

以姓屬官能有其官者也亦簡也

唐以前不書生  
母世代櫛後褒  
崇櫛甚因人心  
而爲之品節亦  
自不得不然故  
爲古文者不可  
不知例却又  
不得拘於例也

右銘詳書其世胄所自與其遷徙之次者重其族

之大同韓文河南尹杜君誌例也既詳書兩母

之氏封矣又特書所生之氏封焉按九家之例

有因事見人生母者無特書所生者也而此書

之以其有封也又一例也

仲父榮州資官縣尉陳君墓誌銘

右誌書妻曰娶某氏不終故其葬不祔所謂不終

蓋離婚耳按九家之例書妻無著離婚意者此

雖紀實又一例也

書納粟出  
身例

宋魏府君墓表

冠以代意以爲一代之人也

右表篇末之論議譏薄祭厚葬之非其說是已及

詆夫求文表墓者乃曰韓退之爲銘文數十去

今幾時穹石偉畫

一作書

顧無存者而其人之事功

奕奕在人心目如今日事是以知金石之不足

恃也然則金石不足恃如固足恃矣而以爲非

者蓋欲揚其意反抑其辭以激之耳后山好奇

故其文如此

實例

魏嘉州墓銘

魏氏望鉅鹿自漢兗州刺史衡之曾孫始居魏之館陶五

世而至鄭公辨毅慈明爲唐宗臣館陶之魏始大甲于國

譜又五世而至司徒謨謨一本皆之子別居歙之婺源其後

四世而至尙書禮部侍郎諱羽爲太宗真宗三司使十有

八年而生龍圖閣直學士諱瓘一作瓘見微致集作大功昭南邦

以吏部侍郎歸老下蔡葬壽春八公山下仍父子贈太尉

在名世之數別爲下蔡之魏太尉爾娶刁氏有子十一人

君乃一作其第十子也諱紹字承集作奉之仕爲將作監主簿嘗知

虞城縣禁蒲博而盜止留守下其法焉勾當合流鎮歲大

飢君歎曰朝請而夕報亦不及矣振廩出以下佈集作佈而後

聞旁近賴之通判絳州行州事新廟學具師徒士故沈浮

俗間檄縣諭出之講試以時君與其屬過焉後以右

一無亭朝

散郎知嘉州自唐開元獻荔子而今樂用朱桑人始病之

久而微矣不給其求而刑者眾嘉祐中有良守哀之作三

詩刻石以諷君將行要貴多求者既至摹其石詩以報黠

賈奪入鹽井更數守訟不決君刑而還之君孝友慎和而

不受私居無子弟過出有吏能嘗有勞再登格而賞不及

君亦不自言也紹聖元年二月癸未卒年五十七明年二

月甲子從葬壽春兩母並封榮崇

集崇榮

二國夫人而所生何

氏別封旌德縣太君娶李氏左金吾衛大將軍忠吉

集作告之

女封壽安縣君三子男汶女嫁蔡州助教刁寶臣濠州參  
軍晁載之將葬君夫人曰葬有銘君之行治不可不書也  
使晁載之具其事曰君常調不及用循職而已毋異也旣  
具合宗而謀曰其誰銘晁婦曰其陳氏乎不則沒吾父矣  
晁載之曰士求銘于陳氏辭者屢矣吾所見也求可冀乎  
其婦曰盍索其辭以固請乎於是汶來及余于潁水之上  
以請晁與余交又與俱來其何辭銘曰魏氏再顯惟其  
有繼有作有承以有其位再登公師有子之致君伏不興  
亦保其世犍爲之政不侮不畏更四十年良有其二事惟  
其常亦何以異夫人之云銘則不愧

此稱先大父  
不合法宋諸  
家書法固已  
離合參一

子女蓋皆微  
出故不著  
母如唐例也

仲父榮

一作榮下同

州資官縣尉陳君墓誌銘

仲父諱某字某先大父爲懷州有相者過之使視諸子謂

君不宜仕慶厯中君以任

一作仕下君  
非仕同

爲試秘書省校書郎調

榮之資官尉不赴京兆之鄠臨潼主簿舉監環之折博務

皆不終謂君非不任特不宜耳何妙

一作少

邪然則形骨可以

知其貴賤氣色可以知其休咎而荀子非之何也元豐幾

年年五十有幾而卒有一子曰師中三女嫁李某邵敏修

張某敏修今爲臨淄

一作童

主簿建中靖國元年五月某日叔

父前崑山丞珣葬于彭城呂柵之大塋君娶解氏光祿卿

程之女亦不終故其葬不祔銘曰婚宦不卒則歸之天

始 獨納教旨之

如何不淑又不得年兄弟之懷葬從先人歸安其居宜爾子孫

宋魏府君墓表

君諱宗

一作崇

訥字景仁彭城安德里人治平幾年東人飢天

子出使賑業之募民出粟而賜以官君於是爲州助教其先累富父齊爲洋州司理參軍娶胡氏有五男子君以季少任事矜恤內外敬士而親緩急叩門不以事辭有報者未嘗不辭也凡貸而後則倍期而不倍息或損之曰人一

而吾二爾何損凡質不問當不

一作否

惟其所欲有來以篋使

自驗而不發或疑焉曰雖妄何憚且一失而不復人必不

當其父時  
猶宦家也  
蓋及滌而  
貧

爲也及疾屬其子于母兄以學度有集無不可償與償而後

學

者皆焚其券後其兄病胡夫人復行之人談之至今君以

熙甯三年八月甲子卒年三十有三娶高氏一男四女紹

聖五年七月甲子其子滌謀于其宗自大父而下與君凡

幾柩別葬于大彭鄉之新城村滌舉進士方質謹厚不談

人之短有談者弗應至巨惡人所唾罵一歎而已家雖貧

不苟受將葬宗不其其費或問之曰葬吾責也使不問集

同

吾且專之而况有助乎余由是與之遊始一作葬欲余銘而

殆

不敢請既聞而哀之昔阮思曠有好車人欲以葬而難之

思曠曰車而使人憚借何以爲也遂焚之思曠之車與人

其之猶以爲難則余之色辭拒者多矣於是申以敘之使  
陳諸墓古者葬以死祭以生謂鬼有知而尸無知也故不  
封而廟後之人薄祭而厚葬旣封殖之而又識之旣掩諸  
幽而又揭于道旣守之子孫而又以累人真集作其爲不朽極  
矣雖然韓退之爲銘文數十去今幾時穹石偉畫一作書顧無  
存者而其人之事功奕奕在人心目如今日事是以知金  
石之不足恃也今魏氏欲顯其親而必余之述豈不悖哉  
元符元年九月辛亥東里陳師道撰

黃山谷文二首

墓誌銘一首

墓誌一首

瀘南詩老史君墓誌銘

書其自號詩老云者多其能也

右誌書三代而二代皆書其所自號按前例并續例無書父祖之自號者此書之又一例也書題而以世所推之號冠之從推之者之志同歐文徂徠先生誌例也

黃氏二室墓誌

書黃氏女子重所歸也書二室簡也所以簡者詳著於目也

右誌書二夫人歿後庭堅始得男曰相他日當使相乞文于余友而刻之隧按前例并續例無誌妻而書其卒後得子者蓋妻既卒而得子必後娶所生不繫于先妻故不書也而此書之必微

出者微出則母先妻而書之禮也又一例也題  
書二室墓誌雖紀實亦一例也

實例

瀘南詩老史君墓誌銘

維史氏遠有世序自唐尚書吏部侍郎嚴從一作後僖宗入蜀

生德言爲山南東道觀察支使因不能歸占籍于眉山生

光庭孟氏時試大理寺一無亭評事知應霧一作靈縣應霧生著

明嘉州軍事推官嘉州生溥生溥一作主簿見蜀之亂遂不出仕號

江陽隱君江陽生回能詩自號知非子知非生宗簡名能

知人善料事自號天和子天和子實生詩老詩老諱扶字

漢人多書  
不書名宋人  
多書自號此  
亦隨世而變  
之一端也

翊正少則篤學能詩紹知非之業以貧干試于睢州又干  
試于開封府皆見絀乃遊瀘州杜門讀書士大夫之子弟  
多委束脩於門遂老于瀘州一無學妻子或謁不足君熙熙然  
曰會當有足時自守挺然不妄取與有挾勢利而求交者  
雖鄰不覲也其見刺史縣令鞠躬也未嘗有私謁旣晚暮  
不及仕進閑居無一日廢書尤刻意于詩登臨樽酒率嘗  
吐佳句壓其坐人故士君子推之曰詩老云夫人楊氏生  
二子銳鎮一女嫁進士王庸繼室杜氏生四子鑄銅鎬銓  
君卒以紹聖三年四月某甲子享年若干葬以元符二年  
正月癸亥其兆在瀘川一作州之上白茅蒨之原自天和而上

皆葬睢山而葬瀘川一作州自君始鎮有文行瀘州學者宗之

竭力大事而來請銘之銘曰人皆汲汲仰掇俯拾商財

計級脅肩求入君獨徐徐書耕筆鋤我躬則懼我心則腴

緼袍後先藜藿當一作不肉哦詩滿屋金革匏竹瀘川洋洋樅

栝其岡勒銘詔藏其嗣之昌

### 黃氏二室墓誌

豫章黃庭堅之初室曰蘭溪縣君孫氏故龍圖閣直學士

高郵孫公覺莘老之女年十八歸黃氏能執婦道其居室

相保惠教誨有遷善改過之美家人短長不入庭堅之耳

方是時庭堅爲葉縣尉貧甚蘭溪安之未嘗求索于外家

二室既皆得其所歸故大書黃某而又百名父之于也故又繼之以莘老師厚谷系其父此

亦碩人詩義  
碩人志其變  
此則表婦順  
而昭女美爾

不幸年二十而卒殯于葉縣者二十有二年繼室曰介休  
縣君謝氏故朝散大夫南陽謝公景初師厚之女年二十  
歸黃氏閑于禮義事先夫人愛敬不倦侍疾嘗藥不解衣  
至于復常修禪學定而不廢女工能爲詩而弟妹不知也  
言有宮庭行有防表不皦不污長少咸安懷一無學之年三十  
六而卒生一女曰睦纔四歲過時而先夫人哭之哀殯于  
大名者十一年元祐六年先夫人捐館乃克歸二夫人之  
骨于雙井八年二月從先夫人葬焉同宮而異槨初一作庭  
堅年十七從舅氏李公擇學于淮南始識孫公得聞言行  
之要啟迪勸獎使知嚮道之方者孫公爲多孫公憐其少